

## 与引号有关的故事

◇ 苗泉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在农村下乡中,利用业余时间为一老干部编辑了一本书。当我把书编好后,县宣传部长说:“书编得很好,但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还要慎重些。你不妨找我的老同学田广禄老师帮你看看,他可是咱县语文界的权威人士啊!”

田老师以前就是我的语文老师,见了面后,他翻了翻那本书,开门见山地说:“宝泉啊!你编辑的这本书有一个明显的问题,就是文章中所有的象声词都用上了引号。”

“好像记得书上也是这样用的呀!报纸上也常见一些这样的用法。那到底是咋回事?”我赶忙问道。

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”田老师严肃地说,“做学问必须认真,况且你现在从事新闻工作,既要写稿又要给人编稿,更不能有一点马虎。”

听了田老师的话,我脸红了。

“你说的情况的确存在,但不能说明那就是正确的。”田老师见我沉默不语就接着说,“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书报的出版也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国家教育部门编写的教学用书,这些书籍都是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多次

审订的,一般来说不会出现错误;另外一种就是一般的书报刊物,这些读物的质量也是随着编辑人员的水平而发生变化的,出现的错误就比较多一些。如你所说的把象声词用上引号就是明显的例子。”

这时,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,但心中仍然有些疑惑。

田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,就带着一种责怪的口吻说:“这个孩子,我一个老头子啦,还能糊弄你吗?”

我仍然没有说话,只是直直地望着他,其实还是有点不放心。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象声词是必须用引号的,如果把象声词的引号去掉,就好像一个人被剥光了衣服似的怎么看都不那么自然。

田老师不再说话,而是在书架上找出了一本书,然后打开书说:“我给你看一篇课文,你就相信了,这都是你以前学过的,里面有象声词。”

我赶忙凑到跟前,只见田老师打开了作家孙犁写的那篇小说《荷花淀》。

“一个人一旦形成某种认识,是很难扭转的。”田老师一边在书中找一边自言自语

地说,“不让你见真的,看来是难以让你信服啊!”

说实话,直到那时,我还一直盼望着田老师在文章中找不到有象声词的句子,即使有象声词的句子,其中的象声词也是带着引号的。

“找到了!往这儿看。”田老师突然兴奋地大声叫道,“这几句都有象声词,你看这句‘她们轻轻划着船,船两边的水哗,哗,哗。’中的‘哗’字没有用引号吧,还有这句‘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,摇橹的手并没有慌,水在两旁大声哗哗,哗哗,哗哗哗!’中的‘哗’字也没有用引号吧,再有一句‘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,尖声惊叫,掠着水面飞走了。’中的‘扑楞楞’还是没有用引号吧。”

“田老师,光一篇课文也说明不了问题吧?”我在一边提醒道。

“我就知道你还是不太相信。”田老师合上课本,摘下老花镜,在办公桌上搜寻着什么。

“看这个。”田老师翻出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我说,“看看词典是怎么说的?你真不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”

我刚要接住词典,田老师用手势制止了我。

“你没有我熟悉。”田老师重新戴上老花镜,郑重地打开词典,开始查找起来。

“看,这个句子‘一阵嘭嘭嘭的敲门声。’”

“突然轰的一声,震得山鸣谷应。”

“那辆汽车象一股风似的嗖的一声开过去了。”

……

每查到一个带有象声词的句子,田老师都会把字典推到我跟前让我看一下。

“这上边写得清清楚楚,所有的象声词都有例句在里面。”田老师一边合上词典一边对我说,“我也不用——查给你看了。以后用着的时候,如果还有怀疑,再翻开词典证实一下就行了。”

光阴荏苒,岁月匆匆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尊敬的田老师虽然早已离开人世,但他老人家的教导恍如昨日、历历在目,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。

## 一树梅花傲寒开

◇ 程蝴蝶

大年初五,将军在微信里邀我去赏梅。他说,梅花开了,下来看看,再迟,花就谢了!说实话,长这么大,我还只是在画里品赏过梅花。

我立刻回复:将军,等我,即刻动身前往!

将军是我对孙卫东的尊称。初见他时,是在作协一月一次的例会上,例会是从2016年春天开始实行的。见到他的时候,大概是在第二次例会上,他随王鼎老师一起来,我还以为他是王鼎老师的司机呢。他留着整齐的寸头,四方脸,浓眉大眼,皮肤微黑,个头不高,还略微有些胖,走路腰背挺直,全身上下透着一股英武之气。因为是第一次来,他和大家都不认识,所以一句话也没说,只坐在南面靠窗的沙发上抽烟,偶尔看大家一眼,或看看墙上的字画。

再次见到他的时候,我对他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他在河北大青山当兵三年,三年后转业回老家五四一电厂保卫处工作,后任保卫处处长。九二年业余无线电运动在我国关闭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开放,他考取业余无线电操作证书。现在,坐在家中,他可以用家中的业余无线电台和太空中的国际空间站进行图片传递,通过业余通信卫星与世界各国的无线电爱好者进行联络,还可以通过短波与他们进行通讯技术交流。他还是一名滑翔伞运动爱好者;航模、飞行器运动爱好者;发报机制作和收藏家;曾有多篇专业论文刊登在相关刊物上。2009年至2015年三次被市、县授予见义勇为道德模范。这样一位英雄,一位爱好广泛,几乎无所不能的人,2016年开始尝试写小说。

某一天,微信里传来他抗洪抢险的照片。一问,才知他连夜赶赴汾河岸边抗洪抢险去了。

凌晨三点,熟睡中的他被突然响起

的手机铃声惊醒。电话是县武装部打来的。由于连日持续降雨,汾河新绛段出现险情,市武装部要求绛县应急抢险分队立即赶赴新绛抗洪抢险。接到命令,孙卫东立即通过电台联络通讯小分队的所有队员,他们连夜集结,天亮时已到达指定地点。他是县武装部预备役应急通讯分队的指导员。他和队员们迅速调试好无线电通讯设备,确保通讯畅通后,立即投入到抗洪抢险第一线。

此时,第一次洪峰正汹涌的冲击着堤坝,仅差五公分就要漫过河堤。洪水一旦决堤,下游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将受到严重威胁……

他和队员们一身汗水一身泥,迅速加固着河堤。从抗洪抢险指挥部不断传来消息,汾河上游暴雨如注,预计第二次洪峰很快就会到达。指挥部命令,必须在两小时内完成堤坝加固所要求的高度。他和队员们不停的用铁锹铲土、装袋,然后背上堤坝……

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。下午三点,第二次洪峰抵达。望着汹涌而至的洪水驯服的在河堤内奔腾而去,他和队员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照片里,他身穿迷彩服,手扶铁锹,尽显疲惫的脸上,依然透着军人特有的沉着与自信。

我说,穿上迷彩服,你真象一位将军呢!

从此,我开始叫他将军,其他文友也跟着这么叫。

将军的第一篇小说《小芳》是一篇军旅题材的小说。大家读后,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,我也不信。我说,将军,你至少有十年的写作功力。他说,真是第一篇小说,不过写日记写了三十多年了。

将军十六岁参军,走的时候,初中还没毕业。

想家的时候,他就给家里写信,信里错别字特别多。父亲看完信后,特意去商店买了根老师们批改作业时用的那种红蓝铅笔,耐心的给他修改。父亲先用红笔把错别字圈起来,然后再用蓝笔把正确的写在旁边。语句不顺的地方,父亲也一一指出并耐心修改,改完后,再寄给他,让他重抄一遍。三年的时间里,父亲就这么一封封给他改,一封封给他寄。那些

信件,将军现在还依然完好的保存着,偶尔会拿出来看看,一看就忍不住掉眼泪。父亲让他写日记练文笔,这一练就是三十多年。将军说,写日记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

他的第二篇小说《棠棣花开》也是一部军旅题材的小说。公开之前,我有幸先睹其采。一看文章开头,我说,将军,谁能相信这是你的第二篇小说?这就是一位写了一二十年的专业作家的水准!将军只是嘿嘿的笑,说,我认为小说就该这样写……

将军带我去看梅花,绕过他们小区的体育场,穿过一处精巧的小花园,园内的花木大多在这个季节休眠沉睡,但从密实、盘绕的枝干可以想象到它们春夏的繁荣,茂盛……

那一树梅花就开在小花园的西北边。

站在梅树前,将军说,这是腊梅,腊梅比红梅更耐寒。红梅就是我们常在画里看到的那种,有嶙峋的枝干,鲜艳的花朵。

准确的说,眼前的腊梅树不是一棵,是一丛梅树挤在一起,依然保持着最初破土而出的旺盛生命力,自由而奔放的散枝生长。树高约四五米,舒朗的枝条上,未开的花蕾如同一颗颗黄色的玉珠,圆润而美好。已开的梅花,玲珑剔透,如玉雕琢,站在一米开外,花香扑鼻……

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嗅着梅香,心里在想,如此娇美的花朵,怎样抵挡夜里零下十多度的严寒,才能开的如此自在、坦然?

临别的时候,将军说,《棠棣花开》要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了!

我衷心的祝贺他!我说,梅花开了!



## 珍重待春风

◇ 吉青云

热闹的爆竹声渐行渐稀……

好时光在闲散里流淌。抬望眼立春已过,绿芽儿悄悄钻出了地面,新燕或许展翅在路上。烟花易冷人易老,四季更迭才是永恒的灿烂。

这个春节些许慵懒懈怠潦草。食物的准备没有太费心思,屋子的清洁没有太花力气;问候若干,酒茶寡淡;少了繁文缛节,多了真诚从容。散散步,聊聊天,看看电视,想想往事,很有些安静的坦然。走到一定的年龄,生活不知不觉做减法,远喧嚣近自然有宽余享清闲,未尝不是一种醒悟和进步呢。

然“年”恨如春草,更行更远更生。贴联,挂灯,除去旧尘,一切没有什么不同。惊心的是,流年点点,再添新颜——菱花镜里不堪看。当年朋友们聊天,胖妮说最恐惧的是衰老,想想满脸褶子满身赘肉,连自个都有些嫌弃呢。当时就觉得好笑,真有些矫情呢,才二十几岁,有大把大把的时光,衰老多遥远的事啊。那些日子里也有过艰难,有繁重工作的焦虑,有家庭生活的磕绊。心情起起落落,可是有什么呢——明天又是新的开始!年轻,没有什么不可以!那个时候热情希冀将心涨得饱满,以为生命的河流顺着直线静静地流淌,总会流向诗意的远方……如今人到中年,才猛然发现河流有时会拐个弯,河床里沉淀的不只智慧精华,还有糟粕还有生命的衰颓。

世间不老的是“变化”。沧海桑田,弹指一瞬间。达观的苏子曾经释然,世间万物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苏子又言,世间万物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尽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人生阴晴,宦海沉浮,对变化保持超然物外的冷静旷达,大概是苏子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秘诀吧。

世间不老的还有“爱”。苍苍岁月,一颗颗关爱的心,如同天使撒向人间的花种,落到哪里都会绚丽一片。本命年母亲比上心。不知走了多少遍店铺,为我精心挑选了吉祥的金袜子。旭美女穿过凛冽寒风,为我送来亲手剪的金鸡窗花。一个两个三个……每个亲人或朋友,都是此生的牵念,最美的遇见。彼此映照时光艳,藏在心底生温暖。人生里的信念支撑,或许就是那么一念一藏。岁月静好,一念百年,一藏无涯。

对衰退的生命,人们总是耿耿于怀。如同迎接春的盛宴欢天喜地,目送落英缤纷委实凄然。其实花开花落哪一样不是生命的必然?无论怎样的形态都要问候,感恩!顺应生命的规律,接受不断变化的变化;珍藏爱传递爱,让生命在春风里飘荡!